

【忆海拾珠】

# 1912年孙中山齐鲁行

□孙葆元

孙中山先生与齐鲁大地的佳话已经过去了百年,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济南时,怀揣着振兴中华经济的梦想。往事如烟,百年后的人们或许从历史资料中能查询到先生在齐鲁大地的足迹。济南有两户人家,他们的祖上在1912年9月曾

中山先生乘坐的列车抵达济南黄河大桥南岸,没有往前开,就此停住,中山先生走下火车,登上了济南黄河铁路桥,他一边仔细地查看桥梁一边对迎接他的人说,他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,在日后修建20万公里的铁路。



迎接了先生。这两位当年曾亲见孙先生的,一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王诤先生,另一位则是世代居住在大明湖边的船夫老槐。

1912年9月26日,山东都督周自齐率领督府大员和济南名士在黄河岸畔迎接中山先生,人群中王诤是济南名士兼书法家,珍珠泉内“溪亭泉”、“楚泉”碑刻是他的墨宝。1934年济南出版的《济南大观》就是由他作序。他亲历了中山先生对中华国祚的忧虑和憧憬。据他的嫡孙王攀龙先生回忆,王诤说:孙

的确,他对铁路建设格外用心。来济南之前,考察过八达岭、居庸关,那是詹天佑修造的中国第一条铁路线。面对这座雄伟的铁桥,中山先生一路喟叹,中国的民生太艰难了,要改变民生之苦,就必须搞建设,而建设的首要,他选中了铁路。这是他在日美、欧洲考察得出的结论,他说:“英美诸国因文明已进步,工商已发达,故社会革命难,中国文明未进步,工商未发达,故社会革命易”。

参观完黄河大桥,先生及黄兴

等随员乘专车驶抵济南城,下午五时便出现在济南都督署珠泉精舍的茶会上。

孙中山先生到济南的次日,1912年9月27日即到辛庄军管检阅了驻济第五镇及第九十四标军队的会操。随即赶往济南讲武堂演讲了军人与国家的关系。下午返回老城,在省议会与学界举行见面会。会未开始,发生了一件意外,由于众人争睹孙中山先生的风采,踩塌了楼板,一人不幸坠下受伤,孙中山先生深感不安,要亲往医院探视,被周自齐劝止。就在这个演讲中,先生说:“人民为国民主人,既为国民主人,应有为国民主人之资格,为国民主人之度量。政府为人民之公仆,既为公仆,必须国民之信任,然后可以有为,否则进退失据。要之,政府既为人民所建设,即不可不信任政府”。先生对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论述,今天读它,犹觉句句真言。

下午四时,先生出席山东省议会、教育会、国民会等52个团体举行的欢迎会,他继续演说,号召“各政党、各团体务宜联络一气,以国家为前提,而不能以本党为前提”。下午五时,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等一千人在周自齐、靳云鹏的陪同下游览了大明湖、千佛山。

我的一位隗姓朋友世代居住在大明湖边,回顾当年,说他的父亲就是为孙中山和黄兴驾船的人,那条船上大概只有孙中山先生的随员,上得船来中山先生对黄兴说及此行,立刻被黄兴制止,黄兴说,小心隔壁有耳!

黄兴的提醒是有道理的,来济

南之前,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刚刚经历了一场鸿门宴。那天,出席欢迎酒会的有五百人之多,袁世凯内阁阁员悉数出马,北洋高级军官赴席奉陪。席间,有一个叫张良佐的北洋军官率先发起挑衅,先是大声辱骂孙中山先生,说他一点力量也没有,是孙大炮,是大骗子。紧接着其他军官随声附和,捧杯起哄,全场乱成一片。陪坐的陆军总长段祺瑞无动于衷,袁世凯报以冷笑。他们试图挑起孙中山先生的辩论,好乘机羞辱他一顿,让先生名声扫地。先生识破了袁世凯的险恶,正襟危坐,不为所动,他的随员,包括秘书宋霭龄依旧谈笑风生,用一股正气压倒了袁世凯的挑衅。

此举给了孙中山先生很大的震动,来此之前他曾说,民族和民主革命已经完成。是这样吗?袁世凯的嘴脸已经说明他对共和的真正态度。黄兴怎能不顾及呢?

黄兴在济南船舫上“隔壁有耳”的提醒并未见史料,却不能怀疑它的真实性。隗家是大明湖湖民五大族群之一,祖上以行船为业,此话出自他父亲之口。与史料记载孙中山先生的艰难行程如此暗合。

1912年9月28日,孙中山先生离开济南赴青岛。在青岛与德国胶州总督梅逸华特克进行会晤,应旅青华商邀请在江、皖、浙、苏会馆演讲,游览崂山,晚上又与广东同乡会见面。1912年10月1日乘轮船返回上海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永远的兄弟

□赵福平

林兴忠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任济南市长清县归德镇广播站站长,长我几岁;曹广海,时任归德镇文化站站长,小我一岁。由于我们仨都在宣传文化口,所以平时的工作不分内外,业务配合非常默契,三人情同手足。

该镇小屯村是曹广海站长的老家,在村东南方向的玉皇山上,有一座上下两层的魁星楼,许多年来却没人说得清来由,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,我们仨决心解开这个谜团。1987年夏的一天,我们仨骑自行车从镇驻地出发,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山下,把自行车一扔就向山上爬去。

那时的我们都二十多岁,正是身强体壮的年纪,十多分钟就爬到山顶来到魁星楼前。于是观察、测量、记录、拍照一通忙活,哥仨还把相机架在魁星楼二楼东北角的一块石头上拍了一张合影(左为林兴忠站长,右为曹广海站长,中间是笔者)。

但当我们满怀希望在草丛中找到当时建楼遗存的石碑时却傻了眼,由于风化严重,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,没有确凿的文字可考,这座石楼的谜面还是无法解开。

下山的时候,哥仨的心情特别沮丧,但曹站长没有放弃,又领我俩在小屯村走访了好几位老人。当走访到一名长者时,老人家翻出了好多卷古书,最后在一册《杜氏族谱》中终于找到了这座魁星楼的筹建记载,这座古建筑的百年之谜最终得以破解。

后来,由于工作变化的原因,我们仨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,最后就全没有了音讯。2012年,当我再次来到玉皇山顶时,突然发现好好的魁星楼被人破坏得只剩下下面的一层了,痛心疾首的我还写了一篇《小屯魁星楼遭“灭顶”》的文章发表在齐鲁晚报上。

如今,两位兄弟相继离开了人世,再看到我们兄弟仨在魁星楼上的这张工作合影,我更是伤心不已,因为要想再见到两位兄弟的音容笑貌,那是永远永远的不可能了。



【传承】

## 夜探『老梆腔』

□刘日章

夕阳从山尖悄悄溜到山后,天色暗了下来。如钩的弯月将要跃上树梢,去往大山深处的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爬行,车灯光束映照着陡峭山崖下高低起伏的小路,远处的山峦及不远处的庄稼完全模糊不清。而轿顶山下的黄露泉村委大院西侧房屋里却是灯火通明,时不时传出掌声和“再来一段”的叫好声。原来这是村里老艺人的“老梆腔”传承专场,每晚都是如此,已经持续了一年半有余。

黄露泉村位于章丘市文祖办事处驻地东南六公里左右,四面环山,泉水丰富,植被茂密,民居依山而建,境内多泉多桥,随处可见,远近闻名。“老梆腔”是黄露泉村的传统戏曲,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虽然中间曾断过档,但细数起来也已传承了四百余年,因曲调优美、曲目丰富,深受当地群众欢迎。年初在省文化厅公示的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
推荐项目名单中,黄露泉的“老梆腔”赫然在列,并成功被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

当笔者来到“老梆腔”传承现场时,李遵忠和李斗芝老人正在教二位女徒弟排练《双锁山》。其实这部曲目已经演过多次,但二老仍然不满意,对其中的细节一遍遍地反复揣摩,对女徒弟的一招一式极有耐心地手把手点拨和指导。当每一个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时,周围观摩的村民不吝惜地送出了掌声以示鼓励。虽然观摩人员时多时少,但是鼓舞的热情不减。晚上参与不了的,白天往往在街头或庄稼地里见面时一个微笑,一个不经意竖起的大拇指都是他们不懈坚持的动力。

据李斗芝老人讲,“老梆腔”(章丘梆子)又名“山东吼”,起源于山西蒲州梆子和陕西秦腔。在明朝时期伴随着移民从山西、河北传入文祖,在当地语言、民俗、民乐等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了很大

的变化,形成了自己的部分特点。于是老百姓把这种融入了当地特色的梆子腔称为“章丘梆子”。“老梆腔”并非黄露泉村独有,章丘境内的很多村庄都有“梆子班”,但以文祖办事处的黄露泉、三德范、东王黑、西王黑、东窑头、西窑头等村庄的“梆子班”最为活跃也最为有名。以前的农历大节(如初一到正月十六及中秋节晚上等),文祖各村都能听到快要被叫好声阵阵淹没的梆子声。

如今,86岁的第十一代老传承人李遵忠带着50后徒弟李斗芝,坚持着对“老梆腔”的挖掘与传承工作。“老梆腔”演出剧目内容犹如一部中国传统文化集萃,涉及三国、唐、宋时期的历史故事,西游记、八仙过海及明清时期民间生活故事,较有影响的剧目有《两狼山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临潼关》、《斩黄袍》等。

五百年来的黄露泉“老梆腔”就是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,白天

农耕,晚上和下雨天进行演出,农闲时候也和附近的“梆子班”切磋技艺。虽然身在大山里,交通很不方便,但是文化生活没有因此而故步自封。目前由于大多剧目已散失,李遵忠和李斗芝除了晚上演出外,白天经常在一起回忆和整理剧目,收获还颇为丰富,一些传统老剧目得以保留和延续。二老在二位女徒弟李玉英(现任村党支部书记)和李宪芬的精心配合下,还创作了《朱元璋寻恩黄露泉》等新剧目,春节期间曾在办事处驻地和附近村庄进行巡演,好评如潮。

现在只要有演出,他们会带上十多个孩子一起去观摩,也鼓动周边村庄的孩子前来参与。二老颇有自信地说:“虽然这些孩子不会在短时间内学会‘老梆腔’,可至少在心里能留下‘老梆腔’的印记,相信通过耳濡目染和曲目的渗透,孩子们会喜欢上的。”